

中国散文学会
向全国散文爱好者

特别推荐

凡尘
圣殿

中国散文学会 周明 红孩 / 主编

向日葵

陈村 / 弯人自述

马未都 / 钱是青春无法驾驭的

王小波 /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臧克家 / 官

刘墉 / 哈佛大学录取谁

杨绛 王小波 铁凝等 / 著

梁启超
朱自清
胡适
梁漱溟
林语堂
张中行
杨绛
金克木
梅志
钱理群
鲁迅
马寅初
茅盾
王统照
柯灵
冯亦代
汤一介
张石山
王小波
陈村
曹聚仁
王了一
梁实秋
钱歌川
臧克家
孙犁
柏杨
舒展
林希
易中天
叶兆言
朱光潜

梁启超

朱自清

胡适

梁漱溟

林语堂

张中行

杨绛

金克木

梅志

钱理群

鲁迅

马寅初

茅盾

王统照

苏雪林

柯灵

冯亦代

汤一介

张石山

王小波

陈村

曹聚仁

王了一

梁实秋

钱歌川

臧克家

孙犁

柏杨

舒展

林希

易中天

叶兆言

朱光潜

徐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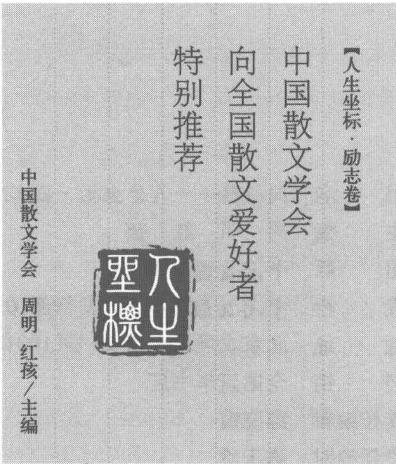
冯骥才

刘心武

刘墉

杨峰 铁凝 王小波等 / 著

向日葵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日葵：人生坐标励志卷 / 中国散文学会编 .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7

ISBN 978 - 7 - 5059 - 6347 - 4

I. 向… II. 中…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760 号

书名	向日葵——人生坐标·励志卷
主编	周明 红孩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 - 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陈玉玲
责任印制	刘秋月 李寒江
印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3
插页	2 页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59 - 6347 - 4
定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从文字出发(前言)

人来到世界，有多种目的。最基本的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另一种是间接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呢？也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是审美的需要。这就是说，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使我们的生活拥有更高的质地。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要学习，就离不开文字，尤其离不开美的文字。我们这里所说的美的文字，不是指书法中的文字，而是指字与字相连组合成的文章。离开了文章，单纯的字写得再好，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文章人人都可以写，但高低上下差异往往很大。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看前人的作品，要看名家的作品？除了他们对文字的熟练运用，编织成美妙的句子外，关键是在字里行间抒发了他们的人生志向和丰富的思想追求。

一篇好的散文，往往就是人生立志的座右铭。不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其内容最终总是把人引向崇高。我不相信人生没有坐标，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坐标。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或许不能要求每个人向三十年前那样都统一在同一个人生坐标下，去生存去生活。但这也不是放任自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是一个大机器，它的运转总是有一定的规律，谁背离这个规律，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这里所说的规律，必然涉及人生目标、爱情生活、伦理道德，这些

东西最终都会吸附在我们的肌体与灵魂中。我们就像这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这个机器不断向前运转。

名家的产生有两条,一条是他对文字的贡献,另一条是他对思想的贡献。哪怕他写的作品不是大题材,只是花鸟鱼虫、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情冷暖,我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一定会有他们卓然不同的思想品质。这些品质的东西,宛如灿烂群星,镶嵌在人生的坐标上,每每让我们仰望,都会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激荡。

如果名家的作品,再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那样的作家就该是大家。我们呼唤大家,我们也关注那些后起的新秀。在人生的坐标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支点,理想追求。人生不完全是写出来的,更需要如何去做。反之,有了丰富的人生,不知如何去表达,便失去了人与社会共鸣的可能。

这就给散文写作者出了个难题,散文究竟怎样写。我们的回答:一是看看前人怎样写;二是看看前人还有哪些没有写;三是不适合自己的坚决不写。所谓看看前人怎样写,主要是看他们的技法。而最容易比较的就是看同题和题材相近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编了这套“人生坐标”丛书,目的在于既阐释名家对人生的态度,给读者以启迪,同时又对散文写作者提供创作借鉴,使散文爱好者得到对美的欣赏与共鸣。至于对人生成长的影响,那就要看个人的感受了,我们希望您看后多少能有所启发。那样,我们的努力就值得。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有个别作者没能及时联系上,望看到此书后,尽快告之地址,以便寄送样书和稿酬。

(Email: honghai1967@sina.com)

周明 红孩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录

黎明的感觉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	002
匆匆	朱自清	005
胡适选专业	胡适	007
自学与读书	梁漱溟	012
论趣	林语堂	015
临渊而不羡鱼	张中行	018
读书苦乐	杨绛	023
外行读书	金克木	026
我从胡风那里学会读书,爱书	梅志	029
黎明的感觉	钱理群	035

向日葵

腊叶	鲁迅	038
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	马寅初	039
白杨礼赞	茅盾	041
芦沟晓月	王统照	043
秃的梧桐	苏雪林	047

目 录

忆江楼	柯 灵	049
向日葵	冯亦代	055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汤一介	058
无价码的清贫	张石山	062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066
弯人自述	陈 村	069

也是人生

中国的秘密	曹聚仁	078
请客	王了一	080
暴发户	梁实秋	083
也是人生	钱歌川	086
官	臧克家	090
芸斋琐谈(节录)	孙 犀	09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柏 杨	105
论“一阔脸就变”	舒 展	109
“狼文化”与市侩哲学	林 希	114
贵族与流氓	易中天	118
爱杀诗人	叶兆言	121

点燃另一盏灯

“失败者”朱光潜的警告	朱光潜	124
-------------	-----	-----

枯叶蝴蝶	徐 迟	127
点燃另一盏灯	冯骥才	129
错过	刘心武	132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乐黛云	134
哈佛大学录取谁	刘墉	137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	140
丑石	贾平凹	153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毕淑敏	155
怎么跌得有尊严	龙应台	159
我小时候什么都不会	郑渊洁	161
走在路上	俞敏洪	162
决定命运的成绩单	格 非	164

心田上的百合花

也谈人生的意义	茅于轼	168
心田上的百合花	林清玄	170
做个平民有多难	韩小惠	172
钱是青春无法驾驭的	马未都	186
纸上的富贵	孔庆东	188
自由是枷锁中最粗的一条	吴淡如	191
与“恶人”斗法	曾子墨	194

匆匆·朱自清

临渊而不羡鱼·张中行

外行读书·金克木

我从胡风那里学会读书·爱书·梅志

业承传业道

王小波

“这”两字，是好好的“这”吗？亦或是《这样》吗？一百多页的“这”，一言难尽，又如斯多如繁星，而何谓“承”？其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这”的“这”，还是承“这”的“承”？承“这”的“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承”的“承”，还是承“承”的“承”？

“这”二字，是好好的“这”吗？亦或是《这样》吗？一百多页的“这”，一言难尽，又如斯多如繁星，而何谓“承”？其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这”的“这”，还是承“这”的“承”？承“这”的“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承”的“承”，还是承“承”的“承”？

黎明的感觉 >>

“这”二字，是好好的“这”吗？亦或是《这样》吗？一百多页的“这”，一言难尽，又如斯多如繁星，而何谓“承”？其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这”的“这”，还是承“这”的“承”？承“这”的“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承”的“承”，还是承“承”的“承”？

“这”二字，是好好的“这”吗？亦或是《这样》吗？一百多页的“这”，一言难尽，又如斯多如繁星，而何谓“承”？其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这”的“这”，还是承“这”的“承”？承“这”的“承”，承的是什么？承的是“承”的“承”，还是承“承”的“承”？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

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我所说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乐字。……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单、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

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庄子》记痗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做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所以我做这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我从前看见一位法国学者著的书，比较英法两国国民性质，他说：“到英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埋头执笔做他们的事；到法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衔着烟卷像在那里出神。英国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国人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像不把走路当一回事。”这些话比较得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很可以为敬业两个字下注脚。若果如他所说，英国人便是敬，法国人便是不敬。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违乎其外。”所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

第二要乐业。“做工好苦呀！”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但我要问他：“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淘神、费力？难道又不苦？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孔子自述生平，说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生活，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的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今天所讲，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

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日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胡适选专业^①

胡 适

校长、主席、各位同学：

今天既是台大代联会邀请，那么，我想谈谈大学生的生活，把我个人的或者几位朋友的经验，贡献给大家，也许可作各位同学的借镜，给各位一点启示的作用。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北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败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个是我国有

① 本文是胡适 1958 年 6 月 5 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说词，原题为《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本文有删节。

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说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地道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学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得继续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翰先生写了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为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作了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翰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唯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就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很感兴趣。下午实验，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要照看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个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也没弄出几个，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习，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的。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

些苹果在我国烟台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用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的留学日记中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作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就这个标准看，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这几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的。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作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